

湖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红缨烈焰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红缨烈焰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编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红 纓 烈 焰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 编

责任编辑：归秀文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2次印刷

字数：277,000 印张：13.5 插页：6

印数：8,801—16,800

统一书号：10109·1261 定价：1.11元

目 录

旱天雷	韶山区	周良斌 张小力	(1)
农军助战夺酒汾	醴陵县	刘冰冠	(13)
莲姑入队	南县	胡乃武	(26)
镇压晏容秋	湘潭地区	易上元 周正铎	(38)
香三娘	益阳地区	刘聘球 高雪华 易钧伍	(55)
审县长	益阳市	黄干樵	(70)
红绸花	长沙市	纺宣兵 沙 固	(84)
“先拿他开刀”	宁远县	龙亚平	(96)
金嫂	常德市	彭其芳	(110)
会师前夕	浏阳县	谭常玖	(122)
保卫苏维埃	邵州市	黄子光 肖伯崇	(136)
矿山枪声	水口山矿务局	刘汉勋	(148)
南岳战斗	衡阳市	邱 昶	(163)
车江怒涛	桂阳县	谢鼎鐔	(174)
沙田战旗红	桂东县	曹谷成 吴芳益	(187)
女队长	平江县	凌 辉 邓 林	(196)

夺电台·····	茶陵县 陈九二	(208)
诱“龙”记·····	郴州地区 李选渭 肖伯崇	(221)
铁砂子·····	安仁县 李绿森 周显学	(233)
扮桶救亲人·····	澧县 因 心 广 成 安 谋	(242)
· 一个流动的打铁铺·····	资兴县 李宙南 段移生	(250)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盐·····	酃县 周正铎 杨光闻	(260)
巧计护伤员·····	桑植县 何梅贵	(274)
兰花求医·····	郴县 王 青	(288)
抢渡沅水·····	黔阳地区 吴七久	(302)
侦察员云喜·····	茶陵县 胡漆非	(313)
棒槌大叔·····	石门县 余业培	(325)
马虎和尚歼敌记·····	湘潭县 易上元	(334)
婚礼日的战斗·····	衡阳县 刘保鲁	(347)
巧布黄蜂阵·····	溆浦县 李培伟	(356)
理发店里斩恶狼·····	长沙市 唐季文	(364)
悦来茶馆·····	宁乡县 肖重周 陈泗海 吴新邦	(371)
迎接解放军·····	长沙市 张以文 田 源	(384)
古城梆声·····	常德市 戚家斌	(397)
卖瓜记·····	东安县 蒋国森	(405)
猛子·····	江永县 王金梁	(415)
编后·····		(427)

旱 天 雷

韶山区 周良斌 张小力

一

一九二五年夏天，韶峰顶上的日头象团火球喷吐着烈焰。水田干裂，禾苗焦黄。这里已经几个月没有下一滴雨了。地主老财趁火打劫，把粮食囤积起来。农民们饿得没法子，只好敬神求雨，祈祷老天发慈悲。

这天，有一群抬着菩萨去求雨的人，从瓦子坪一个叫万福亭的圩场边过身，忽然被一阵锣鼓声吸引住了。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韶山雪耻会毛福轩他们在演文明戏，戏台下已经围了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求雨的队伍早已人困马乏，这会儿见有热闹可看，都想停下歇口气。尤其是那个领头抬菩萨的大个子彭桂山，抬了“一七”的菩萨，没求得半点雨星子，早已泄气了。他扔下菩萨轿子，找块树荫，把草帽往屁股下一垫，美美地看起戏来。

戏刚刚演完。一个方脸庞黑里透红，浓眉毛又粗又长，大

眼睛闪闪发亮的中年汉子，打着一络莲花板上场。彭桂山认得他是雪耻会里的毛福轩，只听他轻摇慢打唱起来：

“竹板一打呱嗒响，
各位听我说端详。
五卅惨案起风烟，
可恨洋人逞凶狂。
工人被迫来罢工，
洋人枪杀顾正红。
四万万同胞齐声援，
奋起打倒洋财东……”

人人听得聚精会神，圩场里鸦雀无声。毛福轩宣传了打倒列强洗雪国耻的宗旨以后，忽然竹板一转，悲愤地唱了起来：

“哎哩呃！
农民头上三把刀吔，
税多租重利息高哟！
农民眼前三条路吔，
逃荒讨米坐监牢啊……”

他的声音厚重低沉，唱得悲悲切切，如泣如诉，许多看戏人被感动得掉下泪来。

雪耻会毛福轩怎么唱起山村人民的悲惨生活来了呢？这里还得交待几句。

毛福轩是毛泽东同志的堂弟。早几年，毛泽东同志带他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后来又去安源搞工运。这年春上，毛委员从上海回到家乡了解和组织农民运动，先后组建了韶山党支部和

雪耻会，毛福轩被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昨天夜里，毛福轩和支部委员庞叔侃，在汤家湾找到毛委员请示工作。当时，毛委员正披着土布褂子，挽起裤腿，在月光的映照下，和支部委员钟志申一起车水。毛福轩汇报说：“眼下米价越涨越凶，由原来的六十文一升涨到了一百六十文，成胥生这班土豪劣绅还不肯卖。穷哥们饿着肚皮抗旱、求雨，硬是熬不下去了。”钟志申插话说：“毛委员刚才正和我谈起这件事哩。”毛委员一直静静地听着大家讲，末了，他攥紧右手在左掌上一击，坚定地说：“粮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雪耻会就是要抓粮食斗争。不然，成立了雪耻会，照样饿肚子，人家会笑话你雪耻会没有用的。”接着，他用手势比划着说：现在的形势就好比堆着一堆干柴，一点就着。雪耻会要从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入手，宣传和组织群众斗争。既要宣传打倒洋财东，也要宣传打倒土地主，引导大家不信天，不信神，不信财主发善心，扎紧把子，拿起家伙，同成胥生这班家伙斗！听了毛委员讲的一番道理，毛福轩心里象揣着一盆火，他们今天的戏文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演得更起劲了。

毛福轩唱罢“农民苦”，停下莲花板，站在台前大声喊道：

“乡亲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累一年，为什么禾镰上壁，就没饭吃？种出的谷子哪里去啦？”

“交租子啦！”

“被狗禽的成老八吞掉啦！”

毛福轩听到台下愤怒的呼喊，非常高兴，语气更加高昂地说：

“说得对，粮食是被成胥生这一伙地主老财夺去了。如今他们又趁天旱闹粮荒，黑着良心把粮食囤积起卖高价，赚大钱。我们要吃饭，要活命，靠天靠神都没有用，要靠我们齐心合力向成胥生要！”

“对！找成胥生要粮去！”

“去砸开他的粮仓！”

戏台下开始骚动起来，愤怒的咒骂声、叫喊声响成一片，好比烧滚了一锅开水。忽然，圩场口传来一个鸭公嗓子的声音：

“不许聚众闹事！”

毛福轩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地主、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的看门狗申拐子，带着两个团丁赶来了。申拐子跛着脚，一颠一拐地走上台来，破着嗓子喊：“雅静！雅静！”

可是，无论申拐子怎样龇牙咧嘴，顿足捶胸，颈上的筋鼓得手指一样粗，他那鸭公嗓子也无法制止骚动的人群。有些细伢子一边笑，一边喊道：

“跛子跛，跳上坡，撞个大石头，摔得跛子叫嗒嗒。”

申拐子讨了个没趣，恼羞成怒，指使两个团丁，“哗”地一声顶上子弹，把枪口对准了台下。

毛福轩想，这家伙仗势欺人，实在可恶，一定要当面斗他一家伙，给大家壮壮胆。于是，他上前“啞啞”两声响锣，说：“乡亲们不要理他，我们继续演戏！”

“不许演戏！成八爷——成团总有告示。”申拐子掏出一张纸来，打开念道：“奉赵恒惕省长之命……目前共党活动猖獗，妖言惑众，扰乱民心……”申拐子念得结结巴巴，台下人不耐烦

了，“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看戏！”喊得啊嘴连天。申拐子念不下去，又破着嗓子喊：“禁止看戏！没收锣鼓！”两个团丁就要动手去抢锣鼓，参加演戏的钟志申，“呼”地拔出一把演戏的道具大刀，喊道：“你敢！”其他演员也一拥而上，挥刀相助，把团丁吓退了。申拐子见势不妙，跟着溜下台，嚷道：“好，你们聚众造反，我禀报八爷去！”毛福轩大笑着说：“你告诉成八胡子，他再不卖米，穷苦人就去吃大户！”台下跟着呼喊起来：“吃大户罗！”

这场“刀”对枪的好“戏”，坐在树荫下的彭桂山全看在眼里，台上的毛福轩也早就注意到他了。等圩场安静下来，毛福轩交代钟志申和庞叔侃继续演下去，自己径直朝彭桂山走来。正想开口，彭桂山说：“福轩啊！他们三条真家伙还怕你演戏的刀咧，我看你真是天上神仙——魔力大呀！”

“桂山兄，我一个人算什么哟。润芝先生说过，一根竹片容易断，一把竹片折不弯。只要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什么军阀、土豪、‘洋财东’统统都能够打倒。”毛福轩停了停，接着说，“你过去为成家抬轿子，今天又来抬菩萨，还是混不饱肚子。我们找成胥生闹平粜、吃大户去，你敢不敢？”

“闹平粜，吃大户？哪有不勇敢的！”彭桂山眼里闪着惊喜的光芒，“我彭桂山吃得、做得、走得，一身牛力气。你毛福轩上山打得虎，我彭桂山下海擒得龙。怕什么呀！怕成胥生挖我的屁股烧窑哇！”

“好！”毛福轩在他宽大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说，“求雨靠不住，还是吃大户靠得住啊！”

彭桂山听了，回过头去一声吆喝，求雨的人“呼拉”一下全散了，丢下几个木脑壳菩萨孤零零地坐在树荫底下，再也没人理睬。

二

申拐子在太阳西斜的时候回到成家大院，一进屋就找成胥生。成胥生正和三姨太横在床上过足了烟瘾，由丫头小心扶进了偏房。这家伙一副马脸拉得老长，虽只五十来岁，但因长年沉于烟酒女色，看去比六、七十还苍老。他听申拐子禀报演戏一事，开始不以为然，一听说几百穷户要闹平粜，吃大户，便“霍”地从躺椅上跳了起来，将手中的水烟袋“啪”地顿在桌上，把碗人参燕窝汤全打翻了。他的心腹曾管家从旁插话说，四乡农民都在喊要吃大户。弄得成胥生更加惶恐不安。三姨太伏在成胥生肩上撒起娇来：“啊呀！听讲个雪耻会就吓成这样！我明天的三十大寿还做不做呀？”成胥生火上加油，一手推开三姨太，“去你的，你懂个屁！”三姨太委屈地揉着眼睛，进里屋去了。

成胥生满心烦躁，斥退丫头，想与申拐子和曾管家密商什么。忽听得隔壁房里有搬动餐具的声音，他立起身来，掀开门帘，发现是自己家里的老长工——汤老四，便没好气地说：

“四佬倌，凑热闹吗？”

四佬倌看见成胥生满脸横肉，吓得低下了头。他虽然在成家受尽了千般苦，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他生来老实巴几，是个“树叶掉下来怕打破脑壳”的人。听了成胥生那句阴不阴、

阳不阳的话，便弓着腰，回长工屋里去了。

等四佬偕走后，成胥生贼眼珠又一转，把申拐子、曾管家叫到跟前吩咐说：“先下手为强。你们今晚派人去把湘潭仁济粮行的张经理请来，明日寿筵的请帖还是发下去，我要同四乡大户共商大事……”

次日一早，成家大院忙得一窝稀糟。地坪里扎戏台，厅堂里摆桌椅，披红挂彩，题诗贴画。申拐子、曾管家也差人派哨，团团乱转。

时近晌午，昨夜化装去湘潭的团丁，领来了一个戴礼帽、登布鞋、穿白绸衫的人。汤老四在下房，认出是张经理，立即意识到昨天成胥生商量的是什么事。但他只是闷在心里，并未声张。成胥生悄悄将那张经理带进了内室。室外，各路富豪持请帖接踵而至。曾管家打拱作揖，一一迎请就坐。

正午时分，成胥生陪伴三姨太和众豪绅进宴。酒过三巡，成胥生大喉大嗓地说：“今天是我三姨太三十大寿，蒙诸位莅临祝贺，不胜荣幸之至。”筵席上“嗡嗡”一阵之后，成胥生话题一转，说：“难得诸君聚会，小弟我有一事相商。自从毛润芝从上海回来，穷光蛋蜂拥而起，办夜校、搞宣传、成立雪耻会，闹得乡里不宁。这帮痞子还大喊大叫，要吃大户，闹平果，简直糟透了！各位都是桑梓元老，何以对付当前局势，还望多多赐教！”土匪出身的军棍何乔彪、大土豪蒋巨海气势汹汹地嚷起来：“八爷，你有团丁枪兵，怕他个屁，先宰他几个，杀鸡给猴子看！”下七都团防局长汤峻岩听了，马上打断说：“兄弟差矣！如今时局不比往时，上海洋人枪杀一个顾正红，成千上万人闹

事罢工，可见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特别是穷光蛋都听毛润芝的，我们更要小心从事。”他离席走到成胥生身边说：“老弟，依我看来，只宜软拖硬顶，卡紧把牢，决不平祟。你如答应平祟，闸口一开，其势难挡，大家跟着吃亏啊！”大家觉得汤局长言之有理，又是一片喧嚣：“是呀，千万不能开这个口！”成胥生敲了敲桌沿，正颜厉色地说：“汤翁所言正合我意。今日就请诸君同守信约，共抗平祟！”

正当这班肥肠胀脑的家伙酒酣耳热之时，门口忽然禀报雪耻会派代表来了。顿时，满堂上下大惊失色。成胥生心想，莫非昨夜的事走漏了风声，他们提前来了？正思虑间，钟志申和庞叔侃已直冲正堂来了。

钟志申和庞叔侃为何来得这样巧？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用计还怕识计人。”成胥生用请客做寿作掩护，密谋策划对抗平祟，这事，早已被雪耻会看出。毛福轩分析了情况，觉得在这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刻，成胥生居然能稳坐钓鱼台，有心做寿酒，其中一定有鬼。于是，派出钟志申和庞叔侃来个投石问路，以便摸清成胥生下一步的行动。

钟志申和庞叔侃进得堂来，一见富豪们嚼鱼啃肉，满嘴流油，而劳苦群众则吃糠咽菜，忍饥挨饿，两相对比，真想上堂痛骂这班家伙一顿。钟志申一见成胥生，劈面就说：“成胥生，韶山雪耻会派我们两个代表，找你商量吃的来啦！”成胥生马上应道：“好！好。吃的好办，请！”说着，他指了指上席，请二人就坐。三姨太在内室陪着张经理正在喝酒，这会儿听到吵闹声，连忙掀开门帘出来看个究竟。谁知那门帘子一掀开，钟志申和

庞叔侃正好看清了内间的张经理。他们平常听说这张经理是个大粮食贩子，这家伙前来，定有文章。性情急躁的钟志申怒眼圆睁，拳头捏得“格巴”响，庞叔侃连忙用眼色示意，警告他不要鲁莽行事。庞叔侃转过头来，严肃地对成胥生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特来商量平祟之事。”

“平祟？”成胥生三角眼一翻，“要祟多少呀！”

钟志申递过一张纸条，粗声粗气地说：“按这个数目给吧！”

成胥生见来者确是商量平祟的，并不知道他昨晚的密谋，稍稍放了点心。但接过纸条一看，心里又暗暗骂起雪耻会来。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贵会的要求我一定应承。只是近来我家很忙，过几天再同二位洽谈吧。”

庞叔侃见他满口答应，明知他是缓兵之计，为免打草惊蛇，便借梯子下楼说：

“你的话如有假，小心雪耻会的人吃你的大户，到时候，莫怪我们把事做绝了。”

成胥生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口称：“二位放心，成某不敢。”

钟志申、庞叔侃两人走出门来，在鱼塘边的桃树下看见汤老四正在干活。庞叔侃叫住他说：“四叔，我向你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啊！”四佬倌惊慌地四下看看，生怕惹火烧身。

“你知道成胥生请张经理来干什么吗？”

“我，我不知道。”四佬倌的头摇得象货郎鼓。

“我们托你办一件事好吗？”庞叔侃委婉地说。

“办事，我能办什么事呀！”四佬倌声音有些颤栗。

“请你留心一下，成胥生和张经理在这一两天可能要拿一批

粮食去搞投机买卖，你要把他们的名堂弄清，给我们通个信息。”

四佬信听说，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连忙摇手说：“搞不得，搞不得，我、我怕……。”

钟志申涨红着脸，着急地说：“嗨！你怕什么啦！剥了脑壳也只碗口大一个疤，人家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你还怕！”

庞叔侃一面制止钟志申发作，一面轻言细语地对四佬信说：

“四叔，你想想，你可是苦水里泡大的人呀！民国十二年，你婆娘生了小孩，没满三朝，成老八就拉她来当奶妈。你自家的孩子饿死了，你婆娘气得跳水自杀了，你却象是被成老八慑住了魂似的，还安分守己为他效劳，你对得住死去的老婆孩子吗？对得住穷哥儿们吗？”庞叔侃停了停，看到四佬信眼泪直淌，继而又说：“四叔，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嘛。你越胆小怕事，人家越欺侮你。麻起胆子干吧！天塌下来有毛委员顶着，有我们雪耻会顶着！”一席话，直说得四佬信眼露光芒，频频点头，钟、庞二人才满意地离去。临别的时候，钟志申要四佬信弄到情况后告诉对门冲里的彭桂山就行了，免得引起成老八的怀疑。

且说成家酒阑席散之后，成晋生马上找到曾管家和申拐子，进内室和张经理如此这般密谋了一番。汤四佬信有意紧靠内室，用搬桌擦凳作掩护，果然弄到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忙完屋里的事，他便借故挑了担子往对门冲里找彭桂山去了。

三

当天晚上，热气熏人。上灯时分，从成家大院牵线不断地

涌出一行挑担推车的队伍。他们的扁担都被涂上了油，鸡公车轮上缠上了破布棉纱，悄声静气，登程赶路。曾管家和张经理走在前头，象偷鸡的黄鼠狼一样，溜着一双贼眼，慌神慌鬼地东瞅西望，窥探动静。队伍的后面，跟着几个押送的团丁。他们翻过牛背坳，越过蛇山岭，飞速来到银田桥头。这里早有几条船泊在河岸等候。一到岸边，挑担推车的长工们就被驱赶着，你递他接，把粮食装到了船上。曾管家叉手站在船头，忙叫起锚开船。

“不许开船！”突然，桥头传来一声吆喝，惊得曾管家和张经理鼓起夜猫子眼睛，呆若木鸡；喜得长工们引颈伫望，以为神兵天降。只见喊声起处，亮起一团松明火把，飘出一杆鲜红的大旗，“雪耻会”三个大字耀人眼目。毛福轩、钟志申和庞叔侃带着一伙人，举起梭镖扁担，一齐从桥头冲下河坎。在这同时，狮子岗、蛇山岭一带，也响起了震天撼地的铜锣声。那是彭桂山在召集贫苦农友。他边打锣边喊道：“乡亲父老们！带上家伙，跟我到银田桥聚粮去啊！”农友们听到呼喊一涌而出，“快走啊！聚粮去啊！”啊唷声山鸣谷应。人们跟着彭桂山，潮水般涌向桥头。

船头上，曾管家见势不妙，从一个团丁手里拿过枪来，就要行凶。毛福轩箭步跨上船头，挥手把枪一挡，枪口朝天“砰”的一声，子弹飞上了夜空。毛福轩随手抓住枪杆只轻轻一扭，把枪缴了过来。那张经理赶忙出来帮腔：“大家且慢，这几船粮食是我花了现钱买来的，理应由我运走，与成团总无关。”话没落音，“呼”的一声，船头飞上一个金刚大汉，亮出大刀，逼视张

经理道：“去你的吧！你和成老八穿连裆裤，专门坑害我们作田人。这粮食怎么办，要问我们农民！”这大汉就是彭桂山。他这么一说，霎时间，河岸上的农友们举起梭镖扁担呼喊起来：“不准谷米出境！”“谁要运走谷米，请他问问我们手里的家伙答应不答应！”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成胥生听到团丁禀报，慌忙带了申拐子赶到河边来收拾残局。他刚一露面，就被毛福轩一把揪住，喝道：“成胥生，你这家伙口是心非，我们雪耻会派代表找你商量平粜，你当面应承，背后走私偷运。现在人证物证俱在，粮食已被我们扣下了。老实告诉你，要钱，就是六十文一升，不减价就让大伙挑走，一个钱也不给！”

成胥生抬眼一看，眼前站着那么多威风凛凛的人，急得汗珠子“扑答扑答”往下掉。他苦心经营的计谋全落空了，脑壳象缺了水的豆角苗一样蔫下来，不得不答应了雪耻会的要求。

大家正在挑粮扛粮，忙得不亦乐乎时，山路上又一个挑箩筐的人，气喘吁吁地跑上船来，原来是汤老四。成胥生见了汤老四，瞪着气得血红的眼珠，咬牙切齿地说：“四佬倌，你？”汤老四毫无惧色，说：“是的，是我！我如今也要做人，不做你成家的牛马了！”他挑起拍满一担金黄的谷子，第一次扬起了幸福的笑脸。

银田桥头斗争的胜利，犹如旱天一声霹雳，震撼着巍巍韶峰，唤醒了穷苦人民。不久，根据毛委员的指示，韶山党支部在雪耻会的基础上，很快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起农民自卫军，迎来了更大的斗争风暴。